

➡➡回想那些年所走过的春运路，欢乐忧愁其实都是我丰富多彩的人生成长经历，也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带给中国日新月异

的沧桑巨变。

●我走过的最早的春运路，可追溯到三十年前，1988年的龙年春节，高一放寒假的回家路上。尽管那时还没有听说过春运这一称谓，但是走在回乡过年的路上，就是走在春运路上。

只有出门在外了，才能有资格说是回家过年。第一次出远门是去百里以外豫皖两省交界的地方读高中。放寒假了，因为新学期准备转学到离家近的一所高中就读，我得把自己的行囊被褥什么的都搬运回家。怕我东西多了不好拿，父亲特地乘车到学校接我。同路还有另外一位郑姓男同学，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转学，他的父亲也来接他。我不知道二位家长来时是否商量过，反正我们是一路同行回家度寒假过大年的。

让我颇感没面子的是，上了车才发现，还有两个同班女同学坐的也是同一辆长途汽车，她们是独立行动，其中一位名叫魏晓洁的行李里还有年货、年画等。而我和郑同学两个男子汉却要家长接车，这要是传到班上去，真的颜面全无。还好我转学了，原班级里如何洪水滔天的说我，我是耳不闻眼不见心不烦。原本想让鸵鸟政策化解心中的尴尬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当我转到离家近的新学校不几日，其中同行的女同学魏晓洁居然也转学到了同一个班上，还坐在我前位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
后来加入打工大潮，去了更远的远方，再回家过年比之上学时可难多了。老父亲当然也不能专程来接我，就是连送我出门去远方的概率都很低了。

●作为出门在外的游子，难免常坐火车。第一次乘火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正月初六，去陕西一家矿区，乘了当时常见的绿皮火车。记得从老家出发先乘汽车，后轮渡过淮河，在阜阳火车站第一次见到飞奔的火车和通向远方的铁轨。那时社会治安不是太好，排队上火车时，同伴因问了句兜售面包者什么价，差点被讹，如果不是一行人都壮实，还差点解不了围。

那时，买票只有售票厅里排队一条路，似乎倒没见着乱窜的黄牛，票也似乎不是很难买。但火车实在是难上。当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停下时，排队等候多时的人们如开闸潮水涌向那条绿色长龙，门小挤不进，后面的人流又涌向座位边窗口，我是被人挟裹到车窗前，先把行李扔进去，又被后面人猛推着爬上窗户才进了车厢。

火车是上去了，车内人多得挤不动。几乎用尽吃奶的力气，才把自己事先扔进来的行李拉到自己屁股下当座位。不及喘口气却发现自己和同行的人被挤散了。好在我们到古都西安才下火车，路途遥远，在火车上时间足够长。带队的表叔是个在外闯荡的老江湖，他一个车厢、一个车厢的挤了一遍，使出洪荒之力，用尽浑身解数才把冲散的我们又召集到了一块。第一次见识了春运中，乘火车的疯狂和拥挤不堪，尽管那时依然对春运这个闻阙所未闻。

正是见证了乘火车的艰辛，加之老家又没有火车站，想乘火车，需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合肥或是蚌埠、阜阳才能如愿。所以我后来出门打工改乘长途大巴，虽然路上耗时较长，也饱受颠簸之苦，但一想到排队购票不易、上火车更是难上难、车厢内几乎无立足之地等窘况，我还是更愿坐长途大巴，当然乘大巴也有一言难尽的苦和累。

●曾经辗转多个城市打工，1995年的夏天，我来到大上海。此时的打工潮正风起云涌，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打工者南下北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。这时候，春运一词也早已耳熟能详。

1996年的春节我回家过年，在颀桥镇的单位旁边不远处停着一辆路经我家门口的私人长途大巴。我和一位关系要好的同事，一人一辆自行车后车架运着我的包裹、行李，十分钟不到就到了临时停车的地方。同事帮我卸下行李放到车上，又陪我说了会话，才道了句一路平安下车离去。

我坐在车上，透过车窗目送同事渐行渐远的背影。这位赵姓同事如今人在何方，早已不得而知。但他为送我，一人同时骑两车的背影，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上车容易乘车难。虽说司机临时涨价，收费比平时高出一倍，但回去的人还是太多，那辆大巴严重超载。司机准备了很多小板凳，人是都坐下了，可那个挤啊！冬天挤一挤倒也无妨，车子行到收费站等关键处，司机会强令我们中一部分人下车步行过去，车开到前面某处等候，再带上这批下车步行的人。这样来回折腾，是因为客运司机做贼心虚，怕被看出超载遭到罚款。最让人气愤的是，司机在深更半夜，把我们带到一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、冷飕飕的饭馆里，强卖给我们一顿昂贵的夜宵。想想都堵心，好在最终平安到家了。

过完节，虽然乘的是另一家私人大巴，但返回上海途中，基本把年前回家乘车受的罪又温习了一遍。进了上海已是凌晨，我告诉司售人员，我在沪闵公路上的颀桥镇下车。司机说没问题，他们的终点站在奉贤南桥沿着沪闵公路跑，颀桥镇是必经之地。但司机一路往前猛开，我则因为人太困打盹没注意到颀桥已过。都过了北桥，司机才想起停车，准备把我放下去。我无奈地说这都下半夜了，我拦出租车都未必有，干脆把我带到老闵行，我那有位前公司的同事，在这条公路边的公司里当保安值夜班。

前同事是四川人，老家路远，又想春节多挣点加班费，就在公司里过了个年。我的敲门声惊醒了他。开门让我进去后，两个人烤着取暖器，听他讲述去年他春节回四川老家，在火车上熬了三天三夜，之后转乘大巴才算安全到家，真是活受罪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路上的艰辛和委屈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，心态自然也平和多了。

●尽管我春节返乡比之前同事要容易，幸福得多，回家过年，与家人团聚确实很温馨，可回味那一路的艰辛，让我回家过年的积极性遭到了极大打击。春运，想说爱你不容易。此后春节回家过年的心情真的不那么迫切了，又由于工作关系，有几年春节我都是留在上海过的年。上个世纪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

🕯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付飘/口述 刘千荣/整理

那些年走过的春运路

末的最后几年里，“春运”二字似乎暂时从我的生活词典中被抹去了。不过，平时如五一、十一放假，我还是经常回故乡的。

新千年，三十未立的我过罢除夕，受家中亲人的“威逼利诱”回去相亲，难得在正月里踏上归家的路。那次回老家我依然选择乘大巴。联系了一家长途大巴的司机，双方约好在西郊动物园附近的57路公交车终点车站碰头，由他们派车来接我。电话中长途司机殷勤客气，也许是因为正月里从老家来上海的人多，而回去的人少。为了不让自己放空车回去，他们改变了经营策略，增加了接车服务的措施，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。

新正月，天气还是比较冷。寒风中左等右等也不见车来。那时候的大哥大，也就是手机，还只有老板们才用得起的高档稀罕物件，普通大众如我不可能有，联系起来不像如今方便。等了老半天，才远远看见一辆车摇摇晃晃开了过来。原以为是来接人的车，看清楚了却是厢式货车，不觉非常失望。正四下寻找附近是否有公共电话，准备给司机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，却见货车司机跳下车来，高声吆喝，要坐某某人大巴回老家的跟他走。于是我和另外几个等车的人上了货车，后车门一关，车里顿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我摸索着靠在车厢的右侧居中处，黑暗中想着心事。不知道啥时候车停了，紧接着我感觉后面的车壁如倒下去一般，露出亮光的同时，我也跟着仰面朝天倒下去。我霎时心里一凉，暗叹我命休矣。就在我即将摔下去的那一刹那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在背后托住了我，我也借力拉住了手边的车壁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侧面也有门，我正好靠在门上，外面人不知道把门打开了……扭过头向下看，无心害我却有意救我的司机正笑呵呵地瞅着惊魂未定的我。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坐上大巴还心有余悸，到了家后才慢慢平息下来。

●2002年，在老家过罢春节，处在失业状态的我，那个年过得并不踏实，想早点回到上海，尽快落实工作。正月初三那天一大早就上了镇上一班回上海的长途大巴。由于离家近，父母双双送我到车站。这时候从老家跑上海的私人长途大巴日渐多了起来，在给我们这些乘客带来方便的同时，他们彼此的竞争也变得激烈起来。

原说八点就出发的大巴却没能按时走，原因是司机在等派出去的接客车，本来早该接到的，却迟迟未来。司机电话联系才知，本来讲好坐他们车的八位乘客被另一家长途车截了，拉到人家车上了。司机不干了，带上一批人开着小车去要人，双方由口水战差点上升到全武行。后来惊动派出所，给出的处理是，双方各拉四个，才算平息下来。等司机带回争来的四名乘客上车，已经十二点了。

后来行程可以用一路顺风来形容，中午出发的长途大巴，大概在晚上十点左右抵达上海。车子最终目的地是浦东，司机嫌烦怕累，居然把我们几个需要在浦西下车的直接扔到高架路上。拉客源他们全力以赴，为了让我们乘他们的车也是笑脸相迎，等到真的坐上车到了路上，这帮家伙就会换上另外一副嘴脸。乘客稍有不满，他们就会怼道：不想坐，就下车。

现在想来把我们扔在高架路上是件多不负责，多么危险的事，但司机赶我们下车似乎赶得心安理得，我们几个

在高架路上居然也走得从容不迫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大年初三的高架路上车辆较之平日要稀少的多，我们侥幸有惊无险从匝道口平安走下高架，双脚终于接了地气。

●2004年夏秋之间，经过老家的同学牵线，被戏称为“齐天大剩”的我终于有女朋友了——她不是别人，正是读高中时和我共同首次走过春运路，又先后在两所学校同过学，坐我前面的高中同学魏晓洁。我们虽然家在同一个县，但那时的她在福建晋江一家鞋厂打工做财务。平日里，被戏称作剩男的和被称作剩女的她只能通过手机聊天，互道高考落榜后彼此的人生经历，才知道殊途同归的我们都较早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，所不同的是我去的是上海，而她去的是福建。

眼见2005年春节将至，我们相约回家过春节，彼此一见双方的父母，就把我们之间的事情定下来。不想都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了，魏晓洁突然说他们公司要赶一批订单，需要加班不能回家过春节了。我当即决定自己也不回老家，而是去晋江陪魏晓洁过年。

毕竟在一起读过书，相互原本就熟悉，曾经沧海都有过不愉快情感经历的我们，认为彼此就是双方今生要找的人。我说服了魏晓洁让她辞去了晋江那家鞋厂的工作，以她的做财会资历，在大上海找一份类似的工作并不难。

等我帮着把魏晓洁办了辞工手续，再买回安徽老家的火车票已经很难，迫不得已我们只得买了大年三十下午的票。那个除夕夜我和女友魏晓洁是在火车上度过的，虽然有点凄清，但我们的心是甜的。喜爱古典诗词的我背诵了戴叔伦的一首唐诗《除夜宿石头驿》给女友听，特别感叹其中的两句“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”，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“万里未归人”。通过那年除夕再度共走春运路，我和魏晓洁终于走到了一起，组成了幸福的家庭。

●时代的列车真是飞速向前。伴随着老家火车站从无到有，先后开通了快车、动车和高铁，从当年乘大巴十二个小时回老家，到高速路全部贯通，缩短一半至六个小时。再从坐动车回家的约四个半小时，到如今的乘高铁回老家仅需三个多小时。所以回家过年，或是出门去远方，乘火车又成为我们异乡人的首选。

今年春运，我们一家人抢到的是年三十早晨的高铁票，回家不误吃中午饭。这要是时光倒流，回到乘长途汽车，又无高速公路；或是乘绿皮火车的年月，还真赶不上到家吃年夜饭，甚至来不及和父母亲人一起除夕守岁看春晚，又得重温火车上过除夕的过往经历了。

坐在速度如风的高铁上，看绿水青山、田野村庄从车窗前一闪而过，抚今追昔，回想那些年所走过的春运路，欢乐与忧愁其实都是我丰富多彩的人生成长经历，也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带给中国日新月异